内蒙古美术创作中的民族团结主题

◎王鹏瑞

油画《伊敦河畔》 乌恩

中国画《甘泉》 孟喜元

民族团结,是内蒙古美术创作的一个永恒主题。新中国成立至今,不论在哪个历史时期,表现民族团结,始终是内蒙古美术创作的题中之义。

一.在现实生活中挖掘民族团结题材

70余年来,内蒙古的画家们自觉地在现实生活中发掘民族团结内容,创作民族团结题材的作品。早在1946年,尹瘦石就为内蒙古文工团赴牧区宣传演出创作了年画《蒙汉团结》。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久,为响应国家文化部《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内蒙古的美术工作者以满腔热情创作了大量歌颂共产党、歌颂新中国、表现新生活的新年画,其中不乏表现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守望相助、团结友爱的作品。如官布、乌恩合作的年画《兄弟民族之间》,作品以新闻报道的真实故事为素材,采用连环画的形式,表现草原上的牧民遇到自然灾害,邻近的农业县群众帮助牧民度过难关的动人故事,谱写了一曲民族团结互助的颂歌。此后,官布又根据这一事迹与金高合作,创作了单幅年画《毛泽东时代的兄弟民族》,画面表现蒙汉群众劳作后休息的场景,其乐融融,亲如一家。金高的年画《探望》描绘草原牧民去探望在草原上施工的工人们,既表现了新中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又表现了民族团结的主题。作品情节描绘准确自然,人物塑造典型生动。魏泉深中国画《水闸》取材于大青山下的现实生活,前景是几个开闸放水的农民和牧人看着希望的田野,远处麦浪滚滚,青山巍峨,山下有驰骋的马群,一派生机勃勃,充分表现了大青山下世居的蒙汉人民面对新生活的幸福和憧憬。关和璋《春耕》表现农业技术人员指导农民半机械化春耕的场景,画面中既有农民,也有牧民,大家亲切交流,远处有羊群和牧人,很好地表现了土默川一带农牧混杂的真实情景。还有一些年画作品,虽然不是直接表现民族团结主题,但由于时代氛围的影响和画家对民族团结问题的清醒认识,在表现具体题材内容时,自觉地融入了民族团结的元素,这成为那个时代内蒙古绘画创作的一个明显特点。如乌勒《建政权 选好人》和邢琏《村选大会》表现的是同一题材,作者通过对众多人物和情节的描绘,生动地表现了蒙汉人民当家做主,积极参与选举的情景。《村选大会》墙上“蒙汉人民联合起来!”的标语,起到了画龙点睛作用。超鲁《四季生产图》和官布《四季颂》都是四条屏形式,《四季生产图》通过对春耕、夏锄、秋收、冬藏的描绘,表现土默川农民四季生产的场景。每幅画面中均点缀几个穿长袍的牧民,体现了蒙汉一家,团结互助的精神。《四季颂》前景描绘草原上的四季风情,远景描绘春耕、夏锄、秋收和冬季运粮等,作者更加明确地将草原生活和农村生活同框,更加自觉地表现了农牧一家、蒙汉团结的主题,更加典型地再现了大青山下、土默川一带的风土人情和典型特征。胡均年画《农牧连双喜 同庆万年春》借鉴传统年画形式,采用左右对称结构表现农牧民互相拜年场景,一面是农民,一面是牧民,男女老少互相拜年,体现了农牧丰收、民族团结、喜庆吉祥的美好愿景。

民族团结、守望相助,本身就是美好的主题,所以在新年画中得到了充分表达。另一方面,这一题材富有表现性,新颖的民族风情能够引发审美的意义,使新年画在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表现出独特的社会文化与审美意义。

1976年之后,党的民族政策得到恢复,内蒙古各族人民更加团结和睦。表现民族团结又成为一个鲜明的时代主题,艺术家们也焕发了新的创作热情。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表现民族团结主题的现实题材作品有旺亲油画《毛主席周总理和各族人民在一起》、燕杰油画《新姐妹》、郝存祥中国画《工牧一家》、文浩雕塑《学习》等。《毛主席周总理和各族人民在一起》借鉴新中国美术经典《开国大典》的艺术风格,充满民族气派和中国精神,洋溢着幸福、美好、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新姐妹》描绘的既是知青,又是蒙汉青年,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民族团结主题;《工牧一家》描绘草原上的石油工人和牧民亲如一家、同欢共乐的场景;雕塑《学习》通过写实的雕塑语言塑造了5位正在交流的各民族钢铁工人形象,表现了在建设草原钢城过程中各族工人相互学习的情景。

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表现民族团结、和谐发展的生动实践以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的生动局面,成为广大美术工作者的清醒认识。出现了一些表现民族团结的比较优秀的现实题材作品,如孟喜元中国画《甘泉》,作品取材于“模范团长”李国安带领部队为牧民打井的事迹。作者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水墨写意的形式,成功地表现了人民军队爱人民、军民团结一家亲的主题。茹少军中国画《民族大团结》以内蒙古世居民族为对象,以工笔重彩的形式描绘了众多人物,形象地展示了当代内蒙古各民族的精神风貌,表现了稳定、和谐、团结的内蒙古的主题。易晶、杨子油画《中华民族一家亲》以内蒙古自治区召开“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为背景,表现“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时代主题。

二.在历史叙事中表现民族团结主题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有许多体现各民族团结友好、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佳话,而在内蒙古最为家喻户晓的是昭君出塞的故事。长期以来,这一题材也成为美术创作表现的恒久内容,产生了一些可圈可点的优秀作品。从现有资料看,最早表现这一题材的是画家卢宾。1964年,他为内蒙古博物馆创作了中国画《汉明妃和亲图》,作品构图舒展,人物众多,采用工笔重彩的形式,比较贴切地表现了昭君出塞、胡汉和亲的历史事实。新时期以来,画家明锐和王延青创作了年画《昭君出塞》,画面描绘王昭君与呼韩邪单于在一轮巨大的明月映衬下骑马并行,人物神态含情脉脉,设色浓艳明快,前景的梅花和天空的双鹤既增加了年画所特定的美好气息,又符合作品的主题。塞寒的年画《昭君自有千秋在》没有从正面表现昭君出塞的故事,而是独辟蹊径通过描绘老一辈国家领导人董必武正在手书《谒昭君墓》诗句的场景,表达了对昭君精神的赞扬。画面中的董老被鲜花簇拥着,周围有三位汉族和蒙古族青年。作品将历史佳话和现实场景有机地串联起来,体现了画家构思的巧妙,独具匠心地表现了“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的主题。在“内蒙古重大历史文化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刘大为创作中国画《昭君出塞》。作品人物塑造极其成功,位于画面中央的呼韩邪单于体魄魁武,个性鲜明,王昭君身材窈窕,怀抱琵琶温情地立于其旁,周围的胡人和侍女也形态各异,典型生动,加之猎猎旌旗、马匹与其它道具的描绘,非常成功地表现了这一历史佳话。此外,老画家孟喜元中国画《胡汉和亲图》《昭君出塞图》也是表现这一题材比较优秀的作品。

三千孤儿入内蒙古与草原母亲的故事,是另一个广为人知的体现中华民族守望相助、民族团结的动人故事。多年来,有不同的文艺作品表现这一题材。在“红色百年内蒙古——大型主题油画、雕塑创作工程”中,有多件表现这一内容的作品:程治国油画《国家的孩子》,真实生动地描绘了草原母亲与众多孤儿在一起,画面朴素自然、阳光和煦、温暖动人;三件同名雕塑《国家的孩子》,在艺术表现上各具特色、各有千秋,或温馨、或浪漫、或欢快,都饱含真情,生动感人。特别是陈栓柱《国家的孩子》采用浪漫主义创作手法,用一弯明月将草原母亲与“国家的孩子”巧妙地组合在一起,可谓匠心独具。作品既抒情、浪漫、诗意,又具有纪念碑的特质,是一件非常成功的作品。王永鑫等的连环画《草原母亲都贵玛》通过对草原母亲都贵玛倾心抚养28位上海孤儿故事的描绘,表现了内蒙古人民为国分忧、大爱无疆的高尚情怀。作品自去年6月出版以来,社会反响热烈,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益,有力地配合了正在开展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三.采取寓意和象征方式弘扬民族团结精神

寓意和象征是文艺创作的两种修辞方式。长期以来,内蒙古的美术工作者不但在现实生活中把握民族团结的题材内容,在历史叙事中表现民族团结主题,而且采用寓意和象征方式表达民族团结思想,弘扬民族团结精神。如60年代初超鲁年画《样样有余》《五谷丰登 六畜兴旺》、牛久远年画《人寿年丰》等,作品借鉴中国传统年画和民间艺术的类型样式,《样样有余》描绘了两个蒙汉儿童,一个骑白马,一个骑鲤鱼,既表现了丰收、吉祥、美好,又自觉地融入了蒙汉一家、和谐幸福的寓意;《五谷丰登 六畜兴旺》借鉴唐卡的形式风格,将蒙汉群众、农牧业生产、工农商学兵、男女老少幼齐聚一堂,表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欣欣向荣和草原儿女欢庆丰收、祈福吉祥、团结兴旺的主题;《人寿年丰》借鉴中国传统门神画的形式,构图饱满,色彩浓艳,中间是一位拉马头琴的蒙古族老人,5位各民族儿童怀抱麦穗、羊羔、瓜果等丰收之物环绕周围,很好地表现了人寿年丰、美满幸福的主题。明锐年画《欢庆丰收》借鉴中国传统年画中“五子登科”的样式,描绘了5个不同民族的儿童欢庆丰收的场景,作品喜庆欢快,充满浪漫气息。

70余年来,民族团结主题的美术创作,不但为内蒙古地区各民族守望相助、团结一心跟党走,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今天的主题性美术创作积累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新时代的美术工作者应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手中的画笔创作更多表现各民族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手足情深的优秀作品,给人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思想启迪和心灵陶冶,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发挥积极作用,不辜负新时代党和人民赋予文艺工作者的光荣使命。

典評

一声呼喊 悲欣交集

——读散文《叫声爸爸》

◎杨瑛

高云峰的散文《叫声爸爸》,写的是一份特殊的父爱,人到中年后叫出的第一声爸爸,饱含着尊严与深情。生命枝枝相纠结,在生命的源头,在最原始的情感里,作者进行着自我确认与反思。这是一位勇敢的写作者,书中每一个细节一次次地把作者推到了情感的悬崖边,语言在坠落的边缘,随时坠落,又随时绽放。里尔克说,我因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作者在写这篇文章时,也同样经历了这样丰富而庄严的情感。这是个人的生命经历也是人类的秘密,呈现出不一般的美的特质。在文章中,父亲、母亲、我,甚至同父异母不成器的弟弟都在复杂的情感中努力保留着人的尊严。

这篇文章一起笔就使我眼前一亮。

作者第一次见到爸爸是在他6岁的时候。作者在这个时刻没有写父亲,也没有写母亲、奶奶,作者细密而温软地写了他的一只羊,写它伸出温润潮湿的舌头舔舐他沾满草汁的手。

沾满草汁的手写了两次,不重复而恰到好处。色调丰富明朗,与一个小孩子的默不作声构成张力。

中间段落,从小到大,结婚生子,这一声“爸爸”一直叫不出口。

路遥在《人生》里写到高加林去集上卖蒸馍,放不下面子、张不开口:高加林感到整个大地都在敛声屏气地等待他那一声“白蒸馍哎——!”啊呀,这是那么的难人!

作者的这声呼喊也是那么的难人。

第二次是11岁的时候。这一次父子二人没有直接对话,11岁的孩子没有直接面对叫爸爸这个他的人生困境,这一部分第一次写出了父爱。

“俄(我)的三儿!”爸爸大声地告诉人家。

第三次作者在生存层面思考了叫爸爸这件事。16岁的他从榆林回高念文村,要步行6个多小时,作者想向父亲要两块钱吃饭。可是,开口要钱前总得叫一声“爸爸”,这一声“爸爸”死活叫不出口。

之后作者写到的是与父亲和因父亲而起的几次冲突,或是以写母亲或其他人来衬托父子关系,基本上是正面冲突,没写太多心灵挣扎,写出了一个青年人心底的绝望。父亲没有参加他的和6个兄弟姐妹的婚礼,是这些绝望之一。但后面父亲的话缓和了这种伤害,写出了生存之于每一个人的不容易。

这篇文章的好,在于作者在写作中一直能看见人的处境,作者的,父亲的,母亲的,其他人的。人在不同的处境,关系的微妙的变化,作者体察到了也表达出来,体察得越深,越把自己推到了情感的悬崖,这非常的危险,语言都到了坠落的边缘,我看过太多投稿,前面特别好,到了中间一下子从情感的悬崖上掉下去了。

这个时候,就需要作者丰富的价值观念支撑,或者说文学审美来支撑,作者的生命越来越丰富,而心灵没有成见,葆有天真,心生而言立,所有的语言盛开成了悬崖上的花,坚韧顽强,随风摇曳。

当我反向着文章的结构,逆着时光,逆着命运,一张张翻开时间的纸牌,看到作者的50岁,40岁,30岁,16岁,6岁,看到一个婴儿,他将开口说话,一个最简单最朴素最自然的发音词,需要大地都敛声屏气地陪着他等待半生。

当我顺着文章的结构去考证细节的时候,我看到作者用语言建立起痛苦的不同层次。看到他在生命的源头,在最原始的情感里反复进行着自我确认。文章中,作者有怨怒,但他写了一位没有怨怒的母亲,作者的身后还跟着一个同父异母小心翼翼地生存的弟弟。身份的困境与重建,作者没有走向偏狭,他在这篇文章中开启了新的自我。喊出这一声爸爸,是畸零人自我解救时的足够坚定的进行曲。

如果文章写到这,已经很好了,但作者在继续进行着文学探索。作者写了两次生命的反思。

第一次反思是作者在听到女儿叫爸爸,而他还没有叫出过一声爸爸。生命的源头撞击着他。反思之后作者写到了在小巷子那个细节,面对着迎面走来的拉着女儿的手的父亲,面对一老一小祖孙俩,作者毫无准备地叫出了一声声音很低很低的爸爸。作者用父亲动作的一个停顿,写出了一位父亲对这声“爸爸”的回应。这是第一声“爸爸”,作者之后再没有当面叫过,这一段写得很像一场发生在小巷子里的梦境,或是现实中的童话。

文章结尾作者写到了父亲去世18年后,自己复杂的情感对故去的父亲已没有实际的任何意义。这是第二次深情的生命反思。与所有悬崖上的花形成了对比,像一块烧得通红的铁瞬间变成晶莹剔透的冰川,我们只能看到它的三分之一,它的三分之二隐藏在时空的苍茫里。作者看到了生命的真相,意识到了生命的衰亡带来的变化。生命的衰老和消散,雨果说,这“是伟大的自由,也是伟大的平等”。作者在这次反思里获得了自由,在没意义中看到了生命的意义,使他更加珍重人世间的情谊,也更加尊重原始的、天然的情感,这个自由给了他悲悯,也给了他看到生命真相后顿悟那一刻的平静和喜悦。这一声呼喊,悲伤和喜悦的心情交织在一起,是生命的复调,是交响曲。是悲欣交集。

一位散文作家用心灵塑造形象,这个形象就是作家自己,一个独一无二的真实的存在。高云峰在最近出版的散文集《我有所念人》里用生命谱系勾勒出了一个文学形象。书里的高念文村和花石崖乡,不再是故乡和地理名词,高云峰使它们成为了文学地标。

成为文学地标还是不够,一个作家是在路上的人,作家们努力的是一个时空坐标。这个时间,是人的生老病死定义的时间,还是小径分岔的花园一般的时间,还是时间并不存在?都值得用文学的意义去思考。在苍茫的时空里,作家努力写出生命的真相和柔情。通向美的道路是艰难的,在语言上的踉跄,一遍遍地修改,其艰难也像喊出这一声爸爸。好在作家有毅力和精神上的热情,有使写作保持警觉的能力。

藝覽

(本版图片源自网络)

用会呼吸的文字,灌溉前行的理想

——读散文集《流年》

◎张正旭

毫无疑问,《流年》是一部有着坚定社会属性,能指引我们前行、照耀内心的励志好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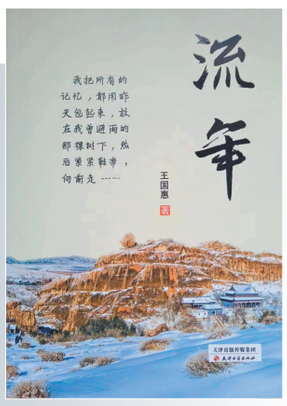
中国文人的文字是有信仰的,这个信仰就是它的社会属性,有信仰的文学,才会有深扎生活土壤的根系。拿到王国惠的散文集《流年》时,第一感觉是:惊喜。国惠的文章,是属于那种让你嘴角含着笑,却情不自禁陷入沉思的文字。他文中的每一个字里似乎都裹挟着一种隐秘的力,是那种天将明未明、晨光熹微那一刻,一位青年,面对暗夜时所迸发出的那种能量。

对于国惠来说,家乡是生命的源头,也是他底蕴深厚文字的活水与玲珑穴。家乡是个生长希望的地方,也是一个励志起飞的地方,因为疼爱,因为嘱托,一个心有千千结的心灵住所。在故乡的蛙鸣里,父亲母亲各自用自己的理念引领着家人,种菜、翻土、生娃……任由简体的春水,浇灌着一粒粒种子,长成一山一岭的真草隶篆,满眼满心的硕果繁花。

书中,一位年轻有志的农村青年,急切地寻找并拼尽全力,马不停蹄地奔向外面的世界。那时,他青春的世界,和这个陌生的,也是新奇的世界之间,隔着一座或者几座山,隐匿着无数闪闪烁烁的盲点。从他的文章中,我分明读到文字中的克制、勤勉,这些有质感的文字,是从他家乡的黄土地长出来的,是从他的生活深处而来,散发着田野里青草和汗水的味道,也濡染着祖祖辈辈一脉相承的淳朴家风,以及唐诗宋词的文心韵味。文如其人,国惠是那种即便穿再多的东西都掩饰不住有一种光,透出来,一个可以从贫苦中读出甘甜的青年。读他的文章,我忽然间觉得自己需要自省,觉得自己需要坦然面对自己的渺小,需要有勇气直视自己的微不足道和谨小慎微。

家乡与远方,是王国惠文字和心灵的宿地,故乡就是他的诗心,是他人生的反哺和支撑。“乐观向上”便是他的“信仰”和“人生态度”,这4个字从虚幻的概念成为内心坚实的支撑。是携手双亲,栖居在田园诗里,还是望远山如黛,独自上路,这是每一颗青春的心灵都要面临的抉择。是破茧还是涅槃,这是个人生命题,它让国惠的文字时时反顾于理想、现实与未来之间。

家乡永远是跋涉者立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



美丽而温暖的驿站,一个是远方,一个是故园,一边是心愿,一边是眷恋。这是任何一位年轻人无法躲避的、一片根系茂密令人挣扎的水域,一组包裹着亲情与奋斗的词组。如《父亲》,“用我的笔,蘸着泪,在稿纸上写父亲。父亲的背,我总也写不直。”《我要远行》《让日子另起一行》《写给远方》这样的篇什浓缩了一代人心灵跋涉的足音。

《流年》这部书里,浓缩了王国惠整个青春的光阴和印迹,有着步履的匆匆之声。有他皋白童稚的孩童,有他孜孜以学青绿色的少年,有承载他青春,以及萌生梦想的校园,有蕴含着父母疼爱的田园,有他懵懂羞涩的初恋,有他怅然若失的失恋,也有他喜获爱情的热恋,还有他走上工作岗位躬耕奉献的身影。

《流年》里充斥着一种清新的匠心之美。文字是有静气的,有着中国汉字的文质兼美的格局,文心也是温润细腻的,甚至能让你躲在某个段落里看月、赏雨、听琴音,借着月夜蝉声回望自己的故乡……每一字每一句都濡染着朴素、坚韧,泛着朝露与黄土地泥土气息的纯质内涵。每一行文字都像农人的田垄,有如深藏在大山中的隐河,深邃、静谧、内敛,于波光粼粼中耀动着,带着几许灵动、几许淳朴的笨,带着青春光泽和隽永之美,读来令人无端欢喜。

贫瘠如水的生活,一望无际的理想,都被作者梳理得井井有条,镌刻成一行行流经心灵,又汩汩渗出的,或忧思凝视或静默耕耘的温婉词句,落在纸上,这是何等心胸境遇才炼就的人生,将历历艰辛锤炼成成竹在胸的跋涉力量。在这样有感染力的文字面前,“即使是一匹狂奔的野马,也会站直身子低下高昂的头,发出轻轻的鸣叫。”

令受益者赞叹的不仅仅是清新精巧的文字,更令人叫绝的是作者在贫穷中,不止于逆境,凭熹微之光勠力前行的那一股子可贵的韧劲,这正是王国惠文章中无处不在的思想美。

国惠的文字干净纯粹,朴实真诚。他的笔下,无论多普通的生命个体,都能读到可贵的价值和意义,收获到向上的力量,还有掩饰不住的艺术美与意境美,以及无处不在的豁达。如《一窗明月半床书》《故园》《回乡》,“总是走进鲁迅的《故乡》中,把思乡念土的思绪,点点滴滴写进带着牛粪味的诗集。把乡愁和月光,排列成一个一个句子,浓浓淡淡平平仄仄的韵脚。故乡是一只情感的笛,总是在有月亮的夜晚响起。”

国惠的文章,是有灵魂的,思想性极强。每一篇都是一面高举着信念的旗帜,闪着火焰一样的炙热光芒!如《那年那月》可谓构思奇巧的代表,字面是在不动声色的描述自家屋檐下母燕引导小燕飞出燕窝儿,而实际上他是在讲自己的家教,讲父亲如何教育自己的哥哥走出家门。作家把两件事巧妙地揉在一起,将成长的故事讲得非常高级。

读国惠的散文,你会有“无酒而醉”的体验。如《心中有一片雨天》《他乡月下》《盲人指路》,“爱情考验一个人的意志,恋人走了,忽然孤单,但我绝不允许自己贫穷的只剩下影子,瘦弱成一根树枝。”以及《文道》《心静好读书》《教师群像》等文,闪烁着思想的光芒。

国惠的文字具有洞悉人世温暖的人性之美,因其文字极具励志和深远寓意,才赋予了《流年》整部书稿最为珍贵的社会属性。如《乡音喂大的童年》,“把春夏秋冬染成四种颜色,生命的过程,要拥抱所有的色彩。……从奶奶的故事中走出,所有的情感都浓成一轮满月,挂在心头。”再如《路在等着你走》,“人类也曾茹毛饮血、刀耕火种;中国也曾战火云涌,岁月峥嵘,难道你就不能在人生的坎坷中,奋勇前行?”“我不相信石头会压抑住野草的丛生,我不相信海浪会阻止帆船的前行,我不相信没有暴风雨,就会有暴风雨后面绚烂的彩虹。不止为自己,也为别人站成一幅永恒的风景。”国惠的文字有营养,有力量,有筋骨。这部书的另一个社会功能,就是不论你在哪里,无论你身处哪个阶层,哪个年龄段,只要打开书,就会很神奇地把你和社会、和正能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读他的书,就像不经意间打开了一个看着不惹眼,但功力极彪悍的充电器,于愉悦中就接受了巨大能量。

生活的深处,划过指尖的《流年》,绝非是仅凭一篇简单的读后感可以概括的作品,这是很多人一辈子都感受不到的拼搏、抉择、成长的故事,记述了于乍暖还寒的春日里一朵一朵冷艳的待放花果。

“温暖励志”是《流年》社会属性最本质的精神内核。作者用他超乎寻常的书写能力和叙事手法,将蕴含在素雅知性文字之中的美好,化作涓涓润物的清泉,把“文学诗意的美和中华文化睿智的美,浇灌到那些渴望者干涸的心田中去。”

《流年》从第一辑“光阴陈迹 行路留痕”:故乡·炊烟、律动·韶华、书煮·清寂;到第二辑“笔犁耕岁 荞麦花开”:春芳·秋影、山外·凝望;从第三辑“生命如曲 乡音似琴”:陌野·清歌、世间·万象;到第四辑心窗疏影 摇曳生韵:如歌·行板,记录着一位农村年轻人的成长和蜕变。

种子播撒在春天,春天里种下心愿。从《流年》看王国惠诗化的励志青春,从他的文字中,我们似乎获得了某种生命的暗示,以及人生的启示:青春和人生,只有靠奋斗,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流年》是作者“心灵成长史”,他是那个时代的代言者,站在时代坐标上回望,这一切有了别样的味道。书中的故事,就像扉页上淡黄的纸张,流年的风景是昨天,也是今天。而拼搏与求索,赋予青春光彩和双翼,让印刻在书中的思想灵动奔跑。

回味